

# 中外文選

## 廣州脫險

● 宋慶齡

（寫于一九二二年六月）

編者的話：

本誌四八八期陳降任先生所撰《華僑將軍姚觀順際遇坎坷埋骨異域》一文，讀者反應良好，茲悉彼岸當局對國父伉儷十分敬重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甚至海外各處均設有孫中山故居與宋慶齡故居，以供後人景仰。宋慶齡夫人曾撰有《廣州脫險》一文。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，令人感動，特此轉載以饗中外讀者。

原文如下：

中山先生與我剛由桂邊回來，因為中山先生正調大軍北伐，在前線指揮戰事。陳炯明乘虛率軍潛入省城，復縱部隊肆意劫掠，恫嚇良民，斷絕交通，擾亂秩序，中山聞訊，乃不得不由前線返駕。

我們到了廣州以後，中山先生即令陳軍退回原防，陳雖屢次答應，卻不見兵隊開調。這時，陳在名義上是退隱惠州，口口聲聲，仍是服從政府，與我們也時常往來。在叛變之前一星期，陳尚來電，慶賀我軍在前線的數次勝利。因為陳素來的地位軍力，皆由我黨所發與，且與我黨提攜合作多年，所以毫不懷疑他有異志。

這時陳軍毫無紀律，肆意劫掠，愈覺不堪。然此時城中聽陳指揮之部隊達二萬五千名，而我黨大軍皆開赴前敵，留駐後方只五百名，所以不能用武力解決，而若訴之武力，釀成巷戰，更必殃及居民。六月八日，中山先生

乃召集新聞記者，思以輿論勢力，迫陳軍退回東江勸匪。

六月十五日之夜二時，我正在酣夢中，忽被中山先生喊醒，並摧速起床整裝同他逃出。他剛得一電話，謂陳軍將來攻本宅，須即刻逃入戰艦，由艦上可以指揮，勦平叛變。我求他先走，因為同行反使他不便，而且我覺得個人不致有何危險。再三婉求，他始允先行，但是先令五十名衛隊全數留守府中，然後隻身逃出。

他走了半小時以後，大約早晨兩時半，忽有槍聲四起，向本宅射擊，我們所住的是前清濟光所私寓（粵秀樓），位居一半山上，有一條橋樑式的過道，長一里許，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經過，直通觀音山總統府。叛軍佔據山上，由高臨下，左右夾擊，向我們住宅射擊，喊著：「打死孫文！打死孫文！」我們的衛隊暫不反擊，因為四周漆黑，看不出敵兵，我只看見黑夜中衛隊蹲伏的影子。

黎明時，衛隊開始用來福槍及機關槍與敵人對射。敵方卻瞄準野炮向本宅射來，有一炮彈擊毀我們澡房。衛隊傷亡已有三分之一，但是其餘的人，仍英勇作戰，毫不畏縮。有一位侍衛爬到高處，挺身而戰，一連擊斃不知多少敵人。到了八點，我們的軍火幾乎用完，衛隊停止回擊，只留幾盒子彈，候著最後決鬥。

此時情勢，逗留也沒有意義了。侍衛長姚觀順勸我下山，為唯一安全之計。其餘衛兵，也勸我逃出，而且答應要留在後方防止敵人追擊……聽說這五十名衛兵竟剩一人幸免於難。

同我走的有二位衛兵和姚觀順侍衛長（保護中山先生與我的安全）。我們四人，手裡帶一點零碎，在地上循著那橋樑式的過道爬行。這條過道，正有槍火掃射，我們四面只聽見流彈在空中飛鳴。有一二回正由我髮邊經過，我們受兩旁夾板的掩護，匍匐而逃！到了夾板已被擊毀之處，沒有掩護，只好挺身飛奔過去，跟著就是一陣剝的槍聲。在經過這一段之後，姚侍衛長忽然高叫一聲倒地，血流如注。一看，有一粒子彈穿過他的兩腿，而傷中一條大血管。兩位衛兵把他抬走，經過似乎幾個鐘頭，我們才走完過道，而入總統府的後院。半小時後，我們看見火光一閃，那條過道的一段整個轟毀，交通逐漸斷絕。這總統府四周也是炮火，而更不便的，就是因為附近都是民屋，所以府裡的兵士不能向外回擊。

我們把姚侍衛長抬進一屋，而把他的傷痕隨便綁起來，我不敢看他劇痛之苦，但是他反而安慰我說：「將來總有我們勝利的一天。」

自從八時至下午四時，我們差點葬身于炮火連天的地獄裡。流彈不停的四射，有一次我離一房間一分鐘後，房頂中彈，整個陷下。這時我準備隨時就要中彈斃命。到四時，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師長派一軍官來議條件。衛兵提出第一條就是保我平安出險，但是那軍官說不能保我的安全，因為襲擊的不是他的軍隊，而且連他們自己的官長，都不能約束。

正在說話之間，前面兩屋鐵大門打開了。敵兵一衝進來，我們的兵士子彈已竭，只好將槍放下。我只見四周這些敵兵拿著手槍刺刀指向我們。登時就把我們手裡的一些包裹搶去，用刺刀刺開，大家便拼命亂搶東西。我們趁這機會逃開，正奔入兩隊對衝的人群裡，一隊是逃出的士卒，又一隊是由大門繼續闖來劫掠的亂兵。幸而我頭戴著姚侍衛長的草帽，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，由那混亂的人群裡脫險而出。

出大門後，又是一陣炮火，左邊正來了一陣亂兵，要去搶財政部及海關監督處。前後左右，都是亂兵在進擊。他們一面進，我們一面穿東走西曲折的在巷裡逃。我再也走不動了，任兩位衛兵一人抓一邊肩膀扶著走。我打算恐熬不過了，請他們把我槍斃。……四周橫列著的都是死屍，有的是黨員，有的是居民，胸部刺開，斷腿失臂的橫陳街上的血泊中。在這時我看見一個奇異的景象，就是兩人在街房相對蹲著，我們奔過時，看見他們眼睛不動，才知道他們已死了，也許是同為一流彈所擊斃的。

正走之時，忽有一隊兵由小巷奔出，向我們射擊。同行的人耳語叫我們扶在地上裝死。那些亂兵居然跑過去，到別處去劫掠了。我們爬起又跑，衛兵勸我不要看路旁的死屍，怕我要昏倒。過了將半小時，進擊的槍聲漸少，我們跑到一座村屋，把那門上的門推開躲入，屋中的老主人要趕我們出來，此時，我突然昏倒在地面，衛兵用冷水澆在我臉上，當我一醒來，趕緊往前趕路去。

當晚，我們趕到長州要塞司令馬伯麟家，這時已懷孕的我，再也跑不動了，於是在馬伯麟家暫歇下來了。